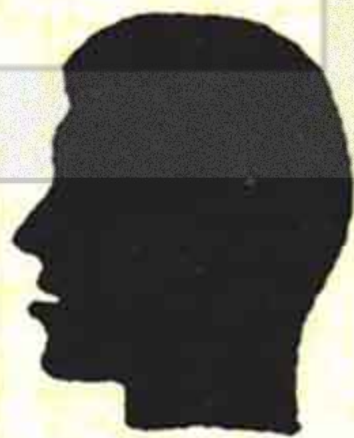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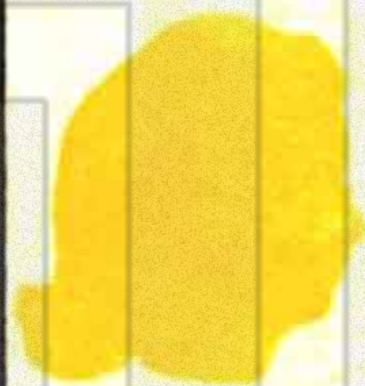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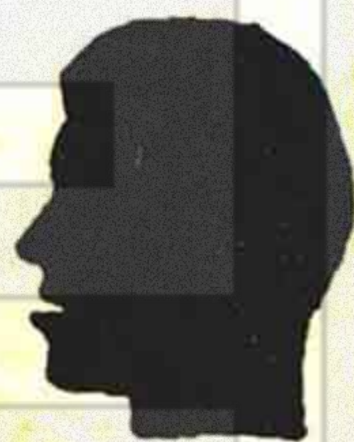


中國回教源流及其概況

著 蘇 良 弼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蘇良弼著

中國回教源流及其概況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前言

生於阿拉伯半島之伊斯蘭教聖人穆罕默德，受命傳教迄今已逾十四世紀，服膺皈信者，遍及世界各國。其教，義理精微，篤信真主，而拒斥偶像崇拜。其立教精神，則以仁愛爲本，博施濟衆，造福人類。對人，則認俱係真主所造，一律平等，不應有種族男女之分與貧富尊卑之別。故其興教建國，雖遠在天方，而其精神感召，則與我國儒家傳統思想契合。千百年來，甚爲我國朝野人士所崇敬。其祈禱禮拜之清真寺，自盛唐以來，即巍然矗立於各重要都市及港埠。

惟因繼起者，未能宏揚闡發，致令國人缺乏認知瞭解。不佞、不揣謏陋，撰此蕪文，願作芻蕘之獻，藉作教內外人士的共識，以發揚有教無類之精神，而增進人類社會的福祉。

再而伊教博大精深，語言文字又兩相阻隔，國內有關文獻皮藏不多，閱讀鑽研

，頗爲不易。拙作寧冒蕪雜不文之譏，首重資料的貢獻，若能拋磚引玉，共襄盛舉，是則馨香以禱，感激無際。

人人文庫序

人人文庫創始於民國五十五年七月，創刊之初視字數多寡分爲單號及雙號兩種，五十八年七月起增加特號，迄六十八年十二月底共出版二二五一本，其中單號六五七本，雙號九〇九本，特號六八五本。除六十三年三、四兩月因紙張缺乏暫停外，每月發行十本至二十本不等。

本叢書爲王雲老所創，其選材與介紹新知倣自英國人人叢書（Everyman's Library）及家庭大學叢書（Home University Library），以廉價普及爲主。今雲老雖已仙逝，不復主編本叢書，本館仍一本雲老遺志，繼續出版，按月發行，並力求革新內容，改進印刷，以副讀者愛護本叢書之雅意。

臺灣商務印書館編審委員會謹識

民國六十九年元月一日

謹以此書紀念我最崇敬的

恩師蕭公權教授

目錄

前言		一
第一章 回教名稱的由來		一
第二章 穆罕默德家世及成聖的經過		一二
第一節 穆罕默德及其家族		一二
第二節 經商結婚		一九
第三節 悟道成聖		二〇
第三章 穆罕默德以可蘭經統一阿拉伯		二四
第一節 建立新都		二四
第二節 傳佈可蘭		二九
第三節 婚姻狀況		三二

第四章	哈里發 (Caliph) (教皇) 制度的建立	三八
第一節	哈里發產生的經過	三八
第二節	哈里發巴克 (Abu Bakr)	四〇
第三節	哈里發歐瑪 (Omar)	四二
第四節	哈里發奧托曼 (Ottoman, Othman)	四三
第五節	哈里發阿里 (Ali)	四五
第六節	內訌分裂	四七
第五章	伊斯蘭教 (Islam) 傳入我國之時間及途徑	五一
第一節	伊斯蘭教傳入我國之時間	五一
第二節	伊斯蘭教傳入我國之途徑 (水路)	五八
第三節	伊斯蘭教傳入我國之途徑 (陸路)	六四
第六章	伊斯蘭教進入我國之門戶	六九
第七章	伊斯蘭教與中阿關係	八〇
第八章	教與族的爭訟	八九

第九章 伊斯蘭教對我天文星曆的貢獻……………一〇〇

第十章 伊斯蘭教對我衛生保健的影響……………一一〇

第十一章 伊斯蘭教的精神……………一二〇

第一節 認識真主……………一二一

第二節 拜祀真主……………一二四

第三節 節約反省……………一二六

第四節 博施濟衆……………一二八

第五節 朝覲天房……………一三三

第六節 忠孝兩全……………一三九

第十二章 飲食婚葬……………一四二

第一節 飲食……………一四二

第二節 婚嫁……………一四八

第三節 喪葬……………一五三

第十三章 伊斯蘭教毀於元而興於元……………一五七

第一章 回教名稱的由來

回教乃是世界性的宗教，尤其在亞非兩洲信仰崇拜的人數最多，傳入中國大約已經有一千四百多年之久，其信徒廣佈於各省、市、縣；尤其以新疆與陝西、甘肅、寧夏，及青海諸省爲多。所以回教這個名詞，在中國境內已經成爲家喻戶曉，盡人皆知的一種宗教，似乎從來就沒有人懷疑過這種稱謂，也很少有人對他作深入的研究與考證。可是近來國際交通頻繁，人與人之間的往來接觸增多，許多在國內被一般人視爲平淡無奇的事物，到了其他國家，便不一定有此共識和認知。就拿剛才所提到的回教這個名詞來說，在中國久已成爲一般大眾所熟知的宗教名稱，可是走遍世界各國，你若提到回教二字，便無人能夠瞭解和知曉。反過來說，你若到任何回教國家，或有回教人士居住的地區，你若提起伊斯蘭教（Islam），就不會沒有人不知道的了。說來也很奇怪，回教這個名詞，既不是譯音，更不是釋義，回和

伊斯蘭這兩個名詞，可以說是風馬牛不相及，無論怎樣，都沒法把他們扯在一起。於是有人疑問，回教與伊斯蘭教，可能是兩種不同的宗教吧？但是事實告訴我們，中國的回教乃是道道地地，如假包換，由阿拉伯自陸上的西域——即今日的新疆，和水路的廣州與泉州等地——傳入中國的。因為中國回教人士，信仰真主阿拉（Allah）與先知穆罕默德（Muhammad），祈禱禮拜時念的是阿拉伯文的可蘭經（Koran），每天要作五次禮拜，一年有一個月齋戒，假如經濟許可，每個回教徒一生中，有義務去一次麥加（Mecca）朝覲，這些都是與伊斯蘭教的教義和教規完全相符合的。事實既然如此，那麼中國人爲甚麼不把回教稱作伊斯蘭教，而要稱呼祂爲回教呢？推想起來，事情恐怕不太簡單，而且背後還可能隱藏有若干鮮爲人知的祕密。

要想澄清上述的疑問，似乎不能單純的在宗教上下功夫，應該掉轉筆頭來探索一下，我國西北邊疆民族發展的歷史經過，也許可能獲得若干線索和啓示。

談到西北邊疆民族，自然以秦漢時代的匈奴與隋唐時期的突厥與回紇最爲強大。隋煬帝曾經被突厥圍困於雁門關，唐高祖也被迫稱臣於突厥，這在我國歷史上，

都是斑斑可考的真實事蹟。唐朝到了太宗統治時候，號稱貞觀之治，國勢日漸強盛，而突厥亦分爲東西兩部。貞觀三年，太宗命李靖爲行軍總管，統四道兵十餘萬衆出擊突厥頡利可汗，突利可汗則率衆奔唐。四年，李靖大破頡利并俘獲以獻。自此以後，突厥勢力日趨式微，代之而起的乃是回紇。回紇在其酋長菩薩英明領導之下，部衆日多，附屬者亦日衆，與唐室的關係，也極爲親密。唐室曾經三降公主，結爲兄弟，對唐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唐書曾爲之列傳，以表彰其功勛。據唐書記載：「回紇乃是古匈奴的後裔，曾經臣屬於突厥，依託於高車，居無恒所，隨水草遷移；人性兇忍，善騎射……」。太宗曾以其部爲瀚海府（即今之新疆），拜其俟利發吐迷度爲懷化大將軍兼瀚海都督。顯慶二年因助唐破賀魯有功，唐以其地置濛池、崑陵府，以回紇酋長阿史那彌射與阿史那步真爲二府都督，統十姓，左廂五努失畢，右廂五咄陸，以賀魯種落，分置州縣，西盡波斯。據舊唐書載，其部共有九姓，而新唐則云十有五種，不知其孰是。又天寶初年回紇酋長葉護頡利吐發遣使入朝封奉義王。不久又封回紇公主爲昆伽公主。肅宗又命其太子元帥廣平王與回紇太子葉護約爲兄弟。并以幼女封爲寧國公主，下嫁於回紇可汗。德宗時回紇又請和親，庚

子，詔咸安公主降回紇可汗。憲宗時回紇又請和親，帝以太和公主出降回紇爲可敦。是總肅宗、德宗、憲宗三朝；均以一國公主之親之尊，和番出降於塞外冰天雪地，羶肉酪漿的異族回紇。這一方面固然表示漢回和親，兩國修好，可以安定邊疆。另一方面實在是借此示好，以便徵用其兵，以平內亂。

根據歷史顯示，玄宗時因寵幸貴妃，沈迷酒色，荒廢朝政，引起胡人安祿山與史思明的稱兵作亂，連陷兩京，車駕幸蜀，國勢垂危。肅宗即位後，有感於自身實力的脆弱，不得已乃遣故邠王男承宗，使於回紇以修好徵兵。於是回紇乃遣其太子葉護，領其將帝德等兵馬四千餘衆助國討逆。於是回紇大首領德干等一十三人，先至扶風與朔方將士見僕射郭子儀，子儀固留之，宴畢便發。時元帥廣平王率郭子儀等至香積寺東二十里西臨澧水。賊埋精兵於大營東，將襲我軍之背。朔方左廂兵馬使僕固懷恩，指回紇馳救之，匹馬不歸，因收西京。十月廣平王副元帥郭子儀，領回紇兵馬與賊戰於陝西，初，次於曲沃，葉護使其將軍車鼻施吐撥裴羅等，旁南山而東，遇賊伏兵於谷中，盡殪之。子儀至新店遇賊軍却數里，回紇望見，逾山西嶺上曳白旗而趨擊之，直出其後，賊衆大敗，軍而北坑，逐北二十餘里，人馬相枕

藉，蹂踐而死者不可勝數，斬首十餘萬，伏屍三十里。賊黨嚴莊馳告安慶緒，率其黨背東京，北走渡河，而葉護從廣平王、僕射郭子儀入東京。我之所以不殫其煩，援引這段歷史報導的原因，是因為這段史蹟，實關係唐室的興衰存亡，而且這兩次戰役，都是轉危爲安，敗中取勝，而扭轉戰局的關鍵人物，便是回紇。尤其在北方用兵，乃是騎兵爲先，而回紇人又精於騎射，故能立此不世之功。在兩京收復後，肅宗曾下詔表揚回紇靖難之功云：「功濟艱難，義存邦國，萬里絕域，一德同心，求之古今，所未聞也。……以可汗有兄弟之約，與國家興父子之兵，奮其智謀，討彼兇逆，一鼓作氣，萬里摧鋒，二旬之間，兩京克定，力拔山岳，精貫風雲，蒙犯不以辭其勞，急難無以逾其分，固可懸之日月，傳之子孫，豈惟裂土之封，誓河之賞而已矣……」。

回紇助唐，功勞固大，但其驕縱跋扈，違法犯紀，貪而無厭的惡德敗行，也是有史以來，所少見罕聞的。據唐書所載，收東京後，回紇遂入府庫收財帛，於市井村坊剽掠三日而止，財物不可勝記。又回紇至東京，以賊平，恣行殘忍，士女懼之，皆登聖善寺及白馬寺二閣以避之。回紇縱火焚二閣，傷死者萬計，累旬火焰不止

。又大曆六年正月，回紇於鴻臚寺擅出坊市，掠人子女，所在官奪返，毆怒以三百騎犯金光門朱雀門。是日，皇城諸門盡閉，上使中使劉清潭宣慰乃止。七年七月，回紇出鴻臚寺入坊市強暴，逐長安令邵說於含光門之街，奪說所乘馬，將去，說脫身避走，有司不能禁。九月，回紇白晝刺人於東市，市人執之，拘於萬年縣，其首領赤心聞之，自鴻臚寺馳入縣獄，劫囚而出，斫傷獄吏。

依據上述資料推斷，不管回紇援助唐朝平亂復興的功過如何，但對當時整個朝野上下，影響的鉅大深遠，則是不爭的事實。準是以觀，回紇二字，可以說已經是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的名詞，無須要解釋，更不必要說明，等於一個極普通的通行語。而散居在新疆及西北陝西、甘肅、寧夏及青海各地的回紇人，又普遍接受了阿拉伯傳來的伊斯蘭教，而當時伊斯蘭教，又是初度開始傳入中國，一般人對祂，自然茫無所知，同時說起來也怪驚拗，於是習慣上便稱祂為回紇教。回紇與回回音又相近，於是便以訛傳訛，積非成是的成為回教。回教人士既不公開說明辯解，教外人士又缺乏深入研究，就這樣糊裡糊塗的經過了一千多年。古人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這幾句話對中國人，尤其是知識份子，幾乎已成為盡人

皆知的口頭語，其實他的含義，實在博大精深，不容忽視，也不能忽視。中國回教就是因爲自始就忽視了祂的正確名稱，後來又不予以澄清改正，以致時常因爲細微末節，與教外人士產生不必要的摩擦衝突，釀成械鬥流血的慘劇。最著名者有如滿清政府時期，在陝西與雲南二省所爆發的教案回亂，追本溯源，都是因爲缺乏溝通瞭解，而鑄成的大錯，使無辜人民蒙受生命財產的損失。

以上的敘述，似乎多偏重於推理，缺少真實事蹟作爲佐證，這樣的空泛理論，是缺乏說服力的，所以我願在推理之外，盡量舉出幾個具體且有根據的事實，來加強我的說詞，這樣庶幾能夠爭取大眾讀者的認同與共識。

一、據唐書回紇傳載：「僕射郭子儀曾贈纏頭綵三千疋與回紇」。同書又說「回紇太子葉護，率軍助唐，每日給羊二百口、牛二十頭、米四十碩」。根據這項記錄，最值得注意的，乃是郭子儀贈送的纏頭綵，因爲凡是對阿拉伯與伊斯蘭稍有研究或認知的人都知道，所有中東、北非、土耳其、巴基斯坦和我國的新疆的男人，多喜用白色或綵色綢錦纏頭，尤其每天在作祈禱禮拜時更是如此，這種情況的畫面，也時常在電視上出現過。又我國民間普通稱回民爲漢回與纏回，所謂纏回，又稱

纏頭，乃指新疆維吾爾等人，習慣以綢帛纏頭而言。郭令公因爲與回紇併肩作戰甚久，深刻瞭解回紇習俗，故爲示好，乃有纏頭錦之贈予，并不是無的放矢，隨意施爲。再而遵照我國傳統習慣，犒賞三軍多用豬、羊、米、酒，今唐書所載明白是羊、牛、米，單獨缺少豬和酒，這似乎有點違背常情，且唐爲討好回紇，爭取友誼，爲何珍惜極爲普通的豬與酒吝而不予。我想最合理的解釋，應該是當時人士，已經知道，信仰伊斯蘭教的回紇人是禁酒與禁食豬肉的。不然的話，這項犒賞不是流於疏失，便有欠莊重，況且兩國相交，絕不容許有任何差失，乃是可以斷言的。由這類極不尋常的事情，似乎證實了當時的回紇部落，已經全部接受阿拉伯伊斯蘭教的教義，成爲虔誠的伊斯蘭教信徒。

二、唐書錄載：「乾元元年五月壬申朔，回紇使多亥阿波八十人，黑衣大食酋長閣之等六人并朝見，至閣門爭長，通事舍人乃分左右從東西門併入。」按唐時的大食，即古史記漢書所謂之條枝，即今日的阿拉伯。據近人陳質平先生所著阿拉伯古今史略上載：「阿拉伯定居者，中國人最早稱爲大食，大食爲波斯文Tajik所構成，即阿拉伯部落The Tayyi 之名也」。由此可見，至少我國在唐時，即與阿拉